

这里,很中国、很世界!

青海日报记者 宋明慧



当昆仑山脉的雪线在晨曦中镀上金边,当三江源的冰川融水汇成奔涌的江河,当茶卡盐湖的镜面倒映出亿万颗星辰,这片土地以最原始的语言诠释着生命的壮阔。青海,是地球第三极的呼吸,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注脚。这里,很中国——它承载着华夏文明对山川的敬畏、对万物的悲悯;这里,很世界——它以高原的胸襟,托举起全球气候系统的平衡,为人类存续提供了一方不可替代的生态样本。

在破立并举中向远而行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马平用18年印证了一项工作之扎实——历时18年,在推进科研科考监测常态化、规范化、体系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四固定、三统一”生物多样性监测规范,至今被广泛借鉴。现今的青海湖,生态保护与科研监测同频共振,一项项成果在转化中实现最大价值。

青海湖是中亚——印度、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鸟迁徙的重要节点,于1992年被列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在国际上承担着水禽资源栖息地和湿地保护的义务和责任。从那时起,青海湖生态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更重的责任。马平用最直观的数据言简意赅概括了多年的工作沉淀:青海湖指示性物种水鸟总量达到60万余只,旗舰物种普氏原羚种群数量是保护初期的11倍,已查明的种子植物共计457种……

数据具体化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和积累。从最早的简单数据到借助监测设备,再到实现数据监测,马平说,这项工作前后历经三个阶段:1975年鸟岛管理站建立,实现对鸟类的监测,而后随着青海湖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国家公园创建,从过去单项监测向水鸟、普氏原羚、植被等生物多样性延伸,再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覆盖。

就在不久前,青海湖生态网络感知监测基础平台全新上线,建成视频监控节点116个,水质监测节点10个,初步构建青海湖“天空地水一体化”生态科研监测网络体系。水质监测作为此次新加内容,马平说:“青海湖是闭塞湖,最核心的就是水,重点监测重要入湖河流、环湖周边污水处理厂排放尾水水质。”

青海湖承载着重要的水源涵养和水汽调节功能,它连接祁连山、三江源和柴达木盆地三大生态空间,是阻止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在国内、在世界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每一年度的数据汇编和积累,为国家公园创建提供了数据基础。”马平直言。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是生态保护“加码”的重要“分水岭”,在“国家公园”范畴内,不仅实现了对水体的严格保护,流域内的山河草木、生灵万物都

将得到严格保护。

围绕创建湿地类型国家公园,以不破不立、破立并举的姿态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完成8个方面55项创建任务,形成65项成果,构建“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三级管理体系,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而今再看来时路,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规划财务处处长汪环邦总结:“扎实的基础工作,不仅摸清了自然资源底数,而且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实现了工作时与效并举。”

国家公园创建承前启后,青海湖已不再是传统的观光景区,而是一处被赋予更深层含义的生态“要地”。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数以万计的水鸟繁衍栖息,数十万尾裸鲤游弋延续,环湖群众在绿色资源中找到绿色“出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锚定‘创建’目标,将着力打造生态文明示范点、生物多样性亮点、生态富民新样板。”谈及未来,汪环邦信心满满。



阿尼玛卿雪山主峰玛卿岗日。

在世界舞台上“风光”亮相

谈及生态之变,摄影师郝进芳用一个个温情的细节讲述发生在大自然中的故事——白腰雪雀为什么和鼠兔为邻,黑颈鹤于春季迁徙时和父母离别,白唇鹿种群数量的变化,雪豹妈妈抚育幼崽……这些看似是动物的故事,有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但更多展现了动物与动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默契,这一切是祁连山的恩泽,也有人类付出的努力。

从地理维度看,青海湖属于祁连山山系,它们一脉相承,就好比青海湖裸鲤,每年洄游的多条河流,都从祁连山发源,布哈河就是其中之一。其源起处在疏勒南山的岗格拉肖合力冰峰,而这只是祁连山众多冰川雪峰中的其中之一。

不曾奢望靠近冰峰,因为内心秉持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但却向往祁连,视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青海北部雕琢出这番丰貌,雪峰林立、林海葱莽、草原美伦、湿地广布、河流纵横,这些属于祁连山的“家珍”,又无一不属于青海,无一不属于中国和世界。

来自祁连山,一幅幅照片或一帧帧画面被推到世界的舞台,接连获得国际摄影展“含金量”极高的奖项,展示的是祁连山的山水草木或虫鱼鸟兽,但出圈的是青海生态和中国的祁连山。

前不久,西班牙第35届MML国际大山、自然与冒险摄影大赛评选结果揭晓,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焦生福、蔡海勇分别获得高度评价奖。再往前回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首席摄影师鲍永清拍摄的《生死对决》荣获2019BBC英国国际野生动物摄影师大赛哺乳动物类别年度总冠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签约摄影师郝进芳拍摄的《冰面休整》荣获法国第17届国际摄影巡回大赛组委会金牌……这些优秀摄影作品的背后,是青海好生态在世界舞台上的“风光”。

就像郝进芳所言:“肩负着一种责任,用影像为青海生态纪实。行走于

保护一线,既是生态宣传员也是生态志愿者,更是生态保护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常年行走于祁连山,郝进芳最直白的表达是用镜头展示青海的生态向好、生态美好。

祁连山,发育和保持了大面积梯度差异显著、生态结构完整、类型多样的高山高原复合生态系统,是大尺度垂直带谱的典型代表,是我国西部极其重要的冰川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国家公园是同纬度高海拔区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区域,是雪豹、黑颈鹤等中亚山地旗舰物种的重要栖息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负责人马存新说。

马存新结合多年工作,谈及雪豹、黑颈鹤、荒漠猫等专项调查研究。模型估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雪豹种群数量251只,种群密度为1.67只/百平方公里;荒漠猫潜在适宜栖息地大约3100平方公里,初步估算种群数量约为300至500只,并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区域发现1个荒漠猫集中分布地;国家公园及周边湿地调查到黑颈鹤195只,通过跟踪发现,主要在西藏的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巴松措和易贡措越冬,迁徙距离最长可达1500公里,是目前已知黑颈鹤迁徙中距离最长的。

“雪豹密度与地形崎岖度呈正相关,从西至东密度也是西部高于东部。”马存新表示。雪豹作为食物链中的顶级猎食者,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岩羊等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祁连山这座“湿岛”阻挡了沙漠东侵,哺育着南北两麓高质量发展。

从地理高地迈向生态“高地”,“生态高光”如炬火般吸引世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青海,正是那个位于中国西部,雄踞“世界屋脊”的青海。

(本版图片由晁生林 王伟才 焦生福 沈传立 陈煜 省摄协 提供)

俯瞰澜沧江源头。

在成就自我中影响世界

经历过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的生态“蝶变”,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处副处长马应祥有着这样的感受——“现在和20多年前相比,湿地、河流、湖泊恢复明显,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均有增加,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黄河源园区再现‘千湖’美景,得益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受益于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实施,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这样的感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鸣:只要身处江源大地,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再到水里游的,野生动物成群的场景可遇可见。

人们对于青海生态的熟悉似乎总是和水紧密相连。水是生命之源,在青海的三江源,冰川雪山融水汇流成河,每年为下游18个省(区/市)和5个周边国家输送近600亿立方米清洁水源。长江、黄河如母亲的乳汁,滋养了大半个中国。澜沧江最终进入全球水系,造福邻国人民。

三江源地处青海,但它的生态贡献和生态影响力远超青海。人们常说,青海的三江源、中国的三江源、世界的三江源,也常形容“三江源感冒全球打喷嚏”,守护好三江源生态,不只是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筑牢中国生态安全屏障,更是筑牢世界生态安全屏障。马应祥这样形容:“青藏高原独有的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三条大江大河的水资源量的贡献不可比拟,发挥的水源涵养功能无可替代。”

然而,三江源不只是“中华水塔”,还是高寒生态典型代表,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发育和保持着原始、大面积的高寒生态系统,广泛分布冰川雪山、高海拔湿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拥有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